

論民初「尊孔文社」的成立——以衛禮賢 和勞乃宣的互動關係為中心

沈信甫*

（收稿日期：106年9月30日；接受刊登日期：106年12月14日）

提要

本文以民初學術發展中的儒教國教化之爭為背景，闡述尊孔文社的成立緣由及其核心成員衛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和勞乃宣（1843-1921）兩人因應於時局變化所建立的互動關係。從相關的史料和書信之中，筆者試圖勾勒出兩人在尊孔文社裡扮演的關鍵性角色，並說明其從事的具體活動內容。

自從晚清政權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逐步崩解，有些知識分子避走到租界地，而當時他們涉入於新中國在孔教議題上處於正反雙方劇烈的學術爭辯之中。此時，來華的同善會傳教士衛禮賢拜勞乃宣為師，為了延續孔子學說的傳統精神而成立尊孔文社，並結合遜清遺老在青島的周馥、勞乃宣等人的舊勢力，為東西方文化之間搭建起一座交流的橋樑。是以本文聚焦於衛禮賢和勞乃宣在參與尊孔文社期間，從講學活動、經典翻譯、孔教立場、政治復辟等四個部分作進一步的探討。由此可知，透過西方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知識分子的交流則為清末民初學術思潮的轉變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思考角度與參照的觀點。

關鍵詞：孔教、衛禮賢、勞乃宣、尊孔文社、同善會傳教士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博士後研究員。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意見，謹申謝忱。

一、前言

自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興起之後，在基督宗教傳播下加速了各國殖民地之間激烈的傳教競爭。海外來華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及其漢學研究對於近代中國學術思潮的轉變，正好提供了一種他者的視角來加以進一步的考察。當時，除了佔有主導地位的英、美傳教士之外，德、法等國傳教士的事蹟也是值得稱許的。其中，德國衛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是繼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之後來華的同善會（A.E.P.M.）¹傳教士，同時也是著名的德國漢學家之一。

國內外學界對衛禮賢研究，近年來已經取得頗為可觀的成績。出版的專書多半涉及總論性的介紹、²衛氏論集的節錄，³以及其《易》學研究等方面，⁴至於單篇文章則以圍繞在衛氏生平介紹、⁵傳教活動及其漢學生涯概述、⁶尊孔文社、⁷衛禮賢和勞乃宣的情誼、⁸中國學社等相關的議題為主。⁹是以筆者試圖從衛禮賢和晚清遺老勞乃宣的互動關係作為切

¹ 按：德國同善會（A.E.P.M.）的全名為（Allgemeiner evangelisch-protestantischer Missionsverein），1929年更名為東亞傳教會（Deutsche Ostasien-Mission 簡稱 D.O.A.M.）。

² 孫立新、蔣銳主編：《東西方之間——中外學者論衛禮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年）。

³ 蔣銳編譯，孫立新譯校：《東方之光——衛禮賢論中國文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

⁴ 有關衛禮賢《易》學研究的專書計有：郭漢城：《衛禮賢易學思想研究》（福建：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09年），該論文已出版，見郭漢城：《西儒衛禮賢易論舉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蔡郁焄：《衛禮賢、衛德明父子《易》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14年）；蔡郁焄：〈衛禮賢《永恆與變化》之《易》學思想與威瑪文化精神〉，《中國學術年刊》第36期春季號（2014年3月），頁93-116。

⁵ 德·Ursula Richter（吳素樂）：“Richard Wilhelm—Founder of A Friendly China in Twentieth Century Germany”，《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1991年6月），頁153-181；孫立新、蔣銳主編：《東西方之間——中外學者論衛禮賢》，頁30-53；德·吳素樂著（Ursula Ballin），任仲偉譯：〈衛禮賢——傳教士、翻譯家和文化詮釋者〉，據任繼愈主編：《國際漢學》第12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頁12-36。

⁶ 孫立新、蔣銳主編：《東西方之間——中外學者論衛禮賢》，頁98-112；蔣銳：〈衛禮賢中國觀和傳教活動的影響因素〉，《漢學研究通訊》第32卷第2期（2013年5月），頁26-32；孫立新：〈衛禮賢的傳教方法〉，據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編：《漢學與神學——基督教文化學刊》第17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頁65-89；洪玉儒：〈德人衛禮賢中國傳教活動與漢學成就〉，《暨南史學》第9號（2006年7月），頁1-34。

⁷ 孫立新、劉寧：〈「尊孔文社」與中德文化交流〉，據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編：《西學東漸與東亞近代知識的形成和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157-170。

⁸ 葉雋：〈「中德二元」與「易道源一」——衛禮賢和勞乃宣交誼與合作之中國文化背景〉，據耿幼壯、楊慧林主編：《世界漢學》第12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78-90。

⁹ 張國剛：〈衛禮賢和法蘭克福「中國學社」〉，《文史知識》第3期（1993年3月），頁70-76。

入點，藉此考察衛禮賢在青島成立尊孔文社的緣由，以及此一文社在清末民初學術思潮的轉變之中，扮演了何種的功能性角色及其具有的時代意義。因此，本文一方面奠基於衛禮賢的近人研究成果，予以重新梳理其背景脈絡，另一方面參閱衛氏《中國心靈》¹⁰和《中國日誌》¹¹兩部著作，以及其他近代中國史料和人物傳記等相關文獻，欲從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討衛禮賢在華傳教期間和晚清遺老勞乃宣的互動關係及其具體內容。

二、民初「尊孔文社」的活動內容

1911年辛亥革命興起，晚清政權逐步崩解。京城內的知識分子紛紛逃離，有些遺老便藏身於外國租界地。當時德國統治者對中國人採取政治籠絡與居住限制的寬容策略，頓時之間青島成為他們寓居與聚會之處。¹²衛禮賢從這一群晚清遺老的身上察覺到他們的作為與思想呈現出中國文化傳統的精神樣貌。¹³於是乎在這種時局的醞釀之下，增進了衛氏和這些晚清遺老的密切互動，促成日後籌設尊孔文社的契機。

「尊孔文社」（Konfuzius Gesellschaft）是由衛禮賢與晚清遺老於1913年2月在青島成立的一個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學術性組織，等同於遜清遺老的集會場所。此文社成立的時機，正值辛亥國變，局勢動盪，成員以移居青島的晚清遺老及外國友人為主，而中國學人的參與人數約有二十位之多。¹⁴他們藉由講學活動以呼朋引伴，宣揚孔孟之道與君主

¹⁰ 筆者列舉《中國心靈》目前刊行的德、英、中三種版本，依照此一順序加以排列，並於各註腳逐一標示三者所引用的頁碼。如此是為了便於讀者參閱，本文以中譯本為徵引的準據。德譯本見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Berlin: Reimar Hobbing Verlag, 1926)。英譯本見 Richard Wilhelm, *The Soul of China*, translated by John Holroyd Reece; Poems by Arthur Waley, Maple Shade (NJ: Lethe Press, 2007)。中譯本見衛禮賢著，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

¹¹ 德·衛禮賢著，秦俊峰譯：《德國孔夫子的中國日誌——衛禮賢博士一戰青島親歷記》（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

¹²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頁45。

¹³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S.162-163；Richard Wilhelm, *The Soul of China*, pp. 169-170；衛禮賢著，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頁135-136。

¹⁴ 據德·薩美懿的《衛禮賢：中國與歐洲之間的精神中介》指出：「屬於尊孔文社的成員而經常被提及的人名計有：周馥（Dschou Fu）、周學熙（Dschou Hsueh Hsi）、周叔弢（Dschou Schu Tau）、徐世昌（Sü Schi Tschang）、徐世光（Sü Schi Guang）、張人駿（Dschang Jen Dsun）、趙爾巽（Dschau Erl Sün）、呂海寰（Lü Me Huan）、吳郁生（Wu Yu Scheng）、于式枚（Yü Schi Me）、李經邁（Li Ging Mai）、劉廷琛（Liu Ting Schen）、王埏（Wang Sü）、李家駒（Li Gia Gou）、蕭應椿（Siau Ying Tschun）、張士珩（Dschang Heng）、李壽仁（Li Schou Jen）、勞乃宣（Lau Nai Süan）、張

政體的理念。是以衛氏與此文社成員的互動情況，具體反映在講學活動、經典翻譯、孔教立場、政治復辟等部分，而見其有不同的涉入程度。是以本文討論的重點僅聚焦於衛禮賢和勞乃宣在這四個部分的互動關係。

（一）衛禮賢和勞乃宣的講學活動

尊孔文社的成立緣由乃導因於崇尚中國儒家思想的衛禮賢欲藉助遜清遺老之力，試圖延續中國孔子學說的傳統精神。是以在衛氏的請託之下，由前山東巡撫周馥出面，寫信向勞乃宣力邀以主持社事而成。¹⁵從勞乃宣〈論為學標準〉演說辭一文，便揭櫫尊孔文社成立的宗旨，當以孔子之道及其學問作為該社成員與世人共同學習的對象。其曰：

謹就鄙見所及，就正於諸君。竊維本會自尊孔文社發起，自當尊孔子之道。欲尊孔子之道，當學孔子之學，且導世人以共學孔子之學。¹⁶

勞乃宣表明了此文社既以「尊孔」二字為標榜，其內涵當以孔子之道為實踐的依歸。即取法孔子「吾道一以貫之」的精神，重視儒家道德的修養。換言之，此一推尊之舉絕非空言，而是落實在孔子之學作為實踐的對象，即取法孔門四科之學，分別從德行、文學、言語、政事以施行於世。因此，正值清末民初局勢未定之際，尊孔文社在意見領袖勞乃宣登高一呼之下，表明以孔子之道為尊，以孔子之學為效。是以「尊孔」內涵的推行範圍，小至以勸勉該社成員，而大至以引導世人以孔子之學為共同的學習目標。勞氏的勸勉之語正好與創辦人衛禮賢的理念相契合。加上辛亥國變之後，這群遠避青島的遜清遺老與勞、衛二氏有志一同，大家共同聚首於尊孔文社，而地點就設置在禮賢書院內。該社不時舉辦講學活動，由中、德籍成員輪流主講，具體呈現了中、德兩國人民在文化交流上的實質成果。

17

志潛(Dschang DschīTsiën)和商衍瀛(Schang Yen Ying)等人。」見 Salome Wilhelm (Hrsg.), Richard Wilhelm, *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Düsseldorf-Köln: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1956), S. 220-221. 相關的討論見孫立新、劉寧：〈「尊孔文社」與中德文化交流〉，頁 163。案：筆者將薩美懿書中所列的成員名字的德語拼音與孫立新、劉寧指出的中文名字相互比對之後，發現到前者所列出的呂海寰(Lü Me Huan)、張士珩(Dschang Heng)的德語拼音有誤，而後者將李經邁誤植為李經邊。

¹⁵ 清·勞乃宣：〈韋叟自訂年譜〉，《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據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36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 年，據 1927 年桐鄉盧氏校刊本影印），頁 56。

¹⁶ 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 133。

¹⁷ 孫立新、劉寧指出：「『尊孔文社』還經常舉辦演講會，由中國人、德國人輪流主持。中國人中如勞乃宣、吳郁生、周叔弢等人主要講儒家學說；德國人如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堂的德國教師等，則

然而，為何尊孔文社是由一位德籍新教傳教士衛禮賢成立呢？而其成立的背後動機是什麼？實際上，衛禮賢成立尊孔文社的目的，便是為了在清末民初時局動盪之際，挽救那些處於危急關頭的中國文化典籍，並致力於在中西方文化之間建立起一座溝通和交流的橋樑。對此，衛禮賢說：

有這些聚會做基礎，我們毫不費力地成立了儒教協會。成員除了我之外，還包括許多住在青島的中國官員。錢籌措到了，圖書室建立起來了，裡面匯集了不少珍貴的中國書籍。圖書室旁邊還設立了研究室和休息室。我們的想法是為了將來，挽救已處於極度危險境地的中國文化財富。我們希望通過翻譯、講座和出版的方式，在東西方文化之間架起一座橋樑。康德的著作被翻譯成了中文，中國的經典也被翻譯成了德語。我們希望在遠離中國革命風暴、位於山海之間、風景如畫、寂靜的青島做一些建設性的工作。¹⁸

在衛禮賢的號召之下，寓居青島的中國官員參與這些聚會而成立了儒教協會（Konfuziusvereinigung），亦即為尊孔文社。由於文社成員的捐資相助而興建起一座圖書室，在這裡面不僅保存許多珍貴的中國書籍，而且在它旁邊另設有研究室，足以提供成員進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的實踐場域。同時，為了挽救那些瀕於摧殘的中國典籍，尊孔文社成員希望透過翻譯、講座和出版的方式，對雙方的文化資產予以妥善的保存和傳播，例如將德國哲學家康德的著作譯成中文，並且也將一些著名的中國經典譯為德語。因此，文社成員即使面臨中國革命的動盪不安，在大家的齊心努力之下而做出一些建設性的成果。

再者，從勞乃宣為紀念尊孔文社興建藏書樓而撰寫的題記裡，更能夠看出衛禮賢成立此一文社的用心之處，其曰：

德國尉君禮賢以西人而讀吾聖人之書，明吾聖人之道者也。時居青島，聞而憂之，與中國寓島諸同人，結尊孔文社，以講求聖人之道。議建藏書樓，以藏經籍。同人樂贊其成，相與捐資，剋期興作，行見不日成之。聖經賢傳之精，子史百家之富，

講國際形勢和科學技術。由於文社設在禮賢書院內，書院的高年級學生可以參加。」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編：《西學東漸與東亞近代知識的形成和交流》，頁 164。

¹⁸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S. 171-172; Richard Wilhelm, *The Soul of China*, p. 179; 衛禮賢著，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頁 143-144。

萃集於斯，聖人之道將不外求而得焉。青島為德國租界，內地官吏勢力所不及，雖欲摧殘之而不能。他日內地讀書者日少，老者既代謝，後生不獲窺聖人之典籍，寰宇之中，晦盲否塞。芸芸群生，必且如秦代黔首之見愚，莫克知人道之所在。有欲考尋聖人之書，以為人道之指導者，將不可得。而是樓也，巋然獨存，且卷帙富有，足資探討，與古昔之抱殘守缺者，尤不同。人道之晦而復明，絕而復續，不於是乎在而安在，其功不勝於山巖屋壁之藏萬萬哉！樓基建作之始，尉君屬為文記之，緘諸鐵函，埋之基下，以為千百世後，久遠之徵。爰述其建設顛末，與所以守先待後之意，以俟來者。¹⁹

從勞乃宣的看法可知，這指出「尉」²⁰禮賢成立尊孔文社及其建議興建藏書樓的具體緣由。顯然地，這樣的成立動機可分為五個層面作說明，一是衛氏自西方入東土，接觸到中國儒家思想，讀覽其聖人之書，而闡明其聖人之道，儼然以儒者自居。二是衛氏居於德國租借地的青島，正值遜清遺民避禍而識為同好。他憂心於儒書、聖道唯恐覆亡，遂發起成立尊孔文社，成員之間透過講學以興明聖人之道。三是衛氏為了力求中國典籍得以完善保存，免於時局動盪而遭致毀損，乃欲興建藏書樓，以典藏經籍為要務。四是衛氏上述的這些作為，深得遜清遺民的認同，大家捐資相助以期早日興建完成。五是勞乃宣受衛氏囑咐而撰寫此一題記，即勾勒了此文社興儒志業的藍圖，旨在「窺聖人之典籍」、「知人道之所在」，最終之目的為「人道之晦而復明，絕而復續」，立意甚明。是以衛氏這些的動機適時地體現了中西儒士「此心同，此理同」²¹的感通一致。

（二）衛禮賢和勞乃宣的經典翻譯成果

¹⁹ 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 511-513。按：文末載有「大清宣統六年（即 1914 年）歲次甲寅四月辛巳朔越十七日丁酉即西曆一千九百十四年五月十一日桐鄉勞乃宣寫記」。

²⁰ 據香港浸會大學費樂仁教授（Lauren F. Pfister）指出，Richard Wilhelm 在其早期著作與《易經》德譯本皆以「尉」禮賢稱之，自 1924 年起則改以「衛」為姓。費樂仁著，陳京英譯：〈攀登漢學中喜瑪拉雅山的巨擘——從比較理雅各（1815-1897）和尉禮賢（1873-1930）翻譯及詮釋儒教古典經文中所得之啟迪〉，《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5 卷第 2 期（2005 年 6 月），頁 31。按：據筆者所知，Richard Wilhelm 自 1924 年在德國耶拿出版《易經》德譯本之後，便從「尉」改姓為「衛」，在英譯本（1967 年版）首頁附有董作賓題字，便改以「衛」禮賢稱之。本文為了行文的統一，皆以後期通稱的「衛」禮賢稱之。

²¹ 陸象山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宋·陸九淵撰，明·王宗沐編：〈年譜〉，《陸象山全集》，據楊家駱主編：《中國思想名著增補》（臺北：世界書局，1990 年，據明嘉靖江西刊本影印），卷 36，頁 317。

從衛禮賢成立尊孔文社的目的可知，除了講學之外，還有翻譯與出版。對此，須先敘明勞、衛二氏相識的緣由，以便進一步瞭解兩人從事經典翻譯的成果。自 1913 年衛禮賢成立尊孔文社後，他便向勞乃宣拜師，成為唯一的外籍學生，並與其他學友一同講論經義。²²他們的認識是因為周馥居中引薦而成。周馥原與勞乃宣為舊識，從光緒初年即結交於官場，並且深知勞氏的學問根柢。²³加上周馥巡撫山東期間，曾造訪禮賢書院，對衛禮賢的辦學成果留下良好的印象。辛亥國變之後，周馥、勞乃宣等晚清遺老避居青島租界，以詩酒倡和，排遣時光，號為「真率會」²⁴，統稱為「十老會」。²⁵與此同時，三人又是尊孔文社的成員，便添增許多的互動契機。有關勞、衛二氏的結識，曾在衛禮賢身上發生一段奇妙的夢境。他說：

在烏雲散去之前，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裡有一個眼神友好、鬍子雪白的老人來探訪我。他稱自己為「嶗山」，要我去探尋古老山岳的秘密。我向他鞠躬表示感謝，他一消失我立刻醒了。²⁶

在這一段預言式的夢境裡，應驗兩人將有一段難得的師生情誼。至於周馥為何要引薦勞乃宣的緣故，可以從衛禮賢的說法加以佐證。他說：

在此期間，一直和我保持友好關係的前巡撫周馥給我提了一個建議。他說：你們歐洲人只了解中國文化的淺層和表面，沒有一個人明白它的真正含義和真實深刻之處。原因在於你們從未接觸過真正的中國學者。你曾拜作老師的鄉村教師，他們也只了解些表面東西。因此毫不奇怪，歐洲人有關中國的知識只是一大堆垃圾。如果我給你引見一位老師，他的思想真正根植於中國精神之中，他會引導你探討中國精神的深刻之處。你覺得怎麼樣？你就能翻譯各種各樣的東西，自己也寫一寫，中

²² 勞乃宣自訂年譜「癸丑七十一歲」條曰：「返島後，日與尉君講論經義，諸寓公子弟亦有來受業者。」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 56。

²³ 清·周馥：〈《歸櫂墳笈》序〉，《秋浦周尚書（玉山）全集》，據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9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 年），卷首，頁 931-932。按：此文作於光緒三十二年。厚菴即是勞乃宣。

²⁴ 清·周馥：《秋浦周尚書（玉山）全集》，頁 1017。按：此文記於民國八年。甲寅為 1914 年。

²⁵ 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 281。

²⁶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S. 172; Richard Wilhelm, *The Soul of China*, p. 180; 德·衛禮賢著，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頁 144。

國也就不會總在世界面前蒙羞了。²⁷

1913 年間，周馥引薦勞乃宣給衛禮賢的同時，他不僅肯定勞氏淵博的學問，也對衛氏寄予遠大的抱負之情。因此，周馥希望勞氏能夠引導德儒衛禮賢學習中國文化的深層內涵，並探索中國精神的深刻之處。更重要的使命是透過師徒兩人的授業與翻譯工作，以弘揚中國文化，讓歐洲人確實瞭解中國文化的內涵。是以衛禮賢在青島為勞氏及其家人安排棲身之處，便開始了兩人攜手合譯《易經》的契機。對此，衛禮賢說：

我為他準備了一套適合的住處，幾周後他攜全家人到來。他姓「勞」，²⁸他的祖先來自勞山地區，整個家族的姓氏由此而來。他和夢中探訪我的老者像極了。我們立刻著手開始工作。我們翻譯了一些東西，進行了大量的閱讀。日常的交談使我逐漸進入中國文化的精深之處。勞大師建議我翻譯《易經》。這肯定不會容易。但他說，此書並不像通常所認為的那麼難以領悟。他聲稱《易經》中最關鍵的傳統已經瀕於消亡。不過，好在他過去的一個老師仍深受古老傳統的影響。他的家族和孔子的後代關係密切。他有一束採自孔子墓的神聖的著草桿，他通曉如何借助它們作出神諭的藝術，這在中國幾近失傳。²⁹

衛禮賢不禁暗自訝異於這一夢境的應驗成真，與先前在夢裡探訪他的老人毫無差異。此時的勞乃宣除了協助衛禮賢翻譯一些文章之外，最主要是建議他翻譯中國古代經典的《易經》。³⁰因為這件事不僅為衛禮賢開啟了理解中國儒家經典的視野，而且也讓勞乃宣可以

²⁷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S. 172-173; Richard Wilhelm, *The Soul of China*, p. 180; 德·衛禮賢著，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頁 144。

²⁸ 勞乃宣自訂年譜「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一歲」條曰：「韋叟，姓勞氏，名乃宣，字季瑄，號玉初，自號矩齋，又曰韋叟。勞氏古為勞山之民，以地為姓，世居山東。」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 19。按：中譯本《中國心靈》作者將他的姓「勞」字誤植為「老」字，筆者加以更正，以下皆準此，特別說明。

²⁹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S. 173; Richard Wilhelm, *The Soul of China*, pp. 180-181; 德·衛禮賢著，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頁 145。

³⁰ 衛禮賢英譯《易經·序言》（1923）提到：「這個《易經》譯本是在將近十年前開始的。中國革命起義之後，青島成為清遺民中一群最傑出學者的居住地，我在這些學者間遇見了我尊敬的老師勞乃宣（Lao Nai-hsüan）。我對他的感激不僅是因為他讓我更深入的了解《大學》、《中庸》和《孟子》，也因為他首先啟發了我的內心，看見《易經》令人驚異的內容。在他有經驗的指導下，我無意間踏進到這個陌生卻又熟悉的世界。德文本的翻譯是在仔細的討論後完成的。然後，德文本再被翻譯回到中文，並且只在文本的意義完全顯明之後，我們才將這個版本真正地視為一個譯本。」Richard Wilhelm, translation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llingen Series XIX, 1967), p. xlv.

把瀕於失傳的《易經》卜筮技法，藉由兩人合譯的機會而傳授給衛禮賢。衛、勞氏師徒兩人所從事的《易經》翻譯方式，採用的是「回譯法」（back translations），即先將中文翻譯成德文，再從德文譯回中文。此一翻譯過程正是不斷地循環反覆的校正與對勘，務求文本原義的適切理解與詮釋。衛禮賢說：

於是我們開始攻克這本書。我們工作得非常認真。他用中文翻譯內容，我作下筆記，然後我把它們翻譯成德語。因此，我沒有借助中文原本就譯出了德語文本。他則進行對比，檢查我的翻譯是否在所有細節上都準確無誤。而後，再審查德語文本，對文字進行修改和完善，同時作詳細的討論。我再寫出三到四份譯本，並補充上最重要的注釋。³¹

在勞乃宣的指導之下，兩人開始進行《易經》德譯本的翻譯工作。衛禮賢使用這種「回譯」的翻譯方式，這一方面反映了德國人務實謹慎的作風，另一方面也代表著他對於《易經》文本原義的嚴格要求與深刻的理解。在這段期間，衛禮賢除了翻譯《易經》之外，也將《孟子》譯為德文，並與其他成員合譯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文章。這一段過程可以從勞乃宣寫給羅振玉（1866-1940）的書札中得到清楚的揭示。其曰：

尉禮賢君乃牧師出身，而不問傳教之事，專辦學堂。現辦禮賢書院，出自教會之款，而尉君經營十餘年，日見擴充。今設「尊孔文社」，則由旅島諸寓公捐助發起。集款無多，一時尚不能大辦，先從編譯入手。尉君自以《孟子》翻德文，每日來弟寓，由弟講授一小時，歸而筆譯。又以德國哲學家康德所著之書譯中文，由尉君與周玉翁之孫周叔弢同譯，而弟為之修飭而潤色之。又擬起一藏書樓，日來正在經營。尉君以弟子自居，執禮甚恭，其人恂恂有儒者氣象，殊難得也。弟所居屋宇為尉君代租，有屋十間，月租價洋六十元，無庸自出。又月贈束修五十元。此間食用較居鄉為昂，每月約需八、九十元，不敷者三、四十元，以里中莊產所出接濟，足以自給。島地山川清曠，所居之屋，室中可以看山，廊下可以望海，甚足適懷。斯地為勞山之麓。《通志·氏族略》云：勞氏其先居東海勞山，因氏焉。是勞山者，寒家最古之祖居也，此來為歸故鄉矣。³²

³¹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S. 173; Richard Wilhelm, *The Soul of China*, p. 181; 德·衛禮賢著，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頁 145。

³² 韓行方、房學惠：〈勞乃宣致羅振玉書札十六通〉，《文獻》第 4 期（1999 年 10 月），頁 270。

衛禮賢雖是同善會傳教士，卻甚少從事傳教工作，而是致力於在當地興學，設置禮賢書院。在青島成立的尊孔文社，其資金多半得自於遜清遺老的捐助，只是籌措的款項尚未漸多，無法即刻辦理要事，只能先從編輯與翻譯典籍著手。若以勞、衛二氏的互動情形而言，衛禮賢欲以將《孟子》譯為德文，故每天到勞乃宣家中聽講一小時，返家後隨即援筆而翻譯。同時，衛禮賢也與周馥的孫子周暹（1891-1984）一起合譯德國哲學家康德的《人心能力論》，此一中文譯稿也是由勞乃宣修飾潤筆而成。³³衛禮賢以勞氏的弟子自居，待人恭敬有禮，表現為溫順的儒者氣象，頗得勞氏的讚賞。為了讓勞氏有容身之處，衛禮賢不僅為他安排租屋住所，並且每月贈予五十元的拜師禮金。然而，勞乃宣認為，寓居青島期間，此地物價高於鄉間的花費，頗為入不敷出，所幸有莊里物產可為接濟，尚能自給自足。這裡的居住環境清幽曠達，觀山覽海之際，心情得以舒懷。此地又居於勞山的山腳處，據《通志》記載，勞山原為勞氏祖居之地，該氏族便以此為姓。是以勞乃宣寓居此處，頗具有歸返故鄉之意。

就在兩人的《易經》翻譯工作進行之際，卻遭逢一戰而被迫擱置。勞乃宣為了遠避戰禍而遷往曲阜，兩人暫時無法重逢。³⁴一戰期間，讓衛禮賢感到驚訝之處是收到勞乃宣的來信，表達了其續做《易經》翻譯的意願。³⁵是以衛禮賢說：

工作還沒做完，戰爭就爆發了。我尊敬的師長勞先生和其他學者一起退回內地。翻譯沒做完就放在那兒了。我想它恐怕永遠也無法完工了吧。這時，我出乎意料地收到了他的一封來信，說他想返回青島，完成《易經》的翻譯，問我是否能夠提供膳

³³ 勞乃宣曰：「歲癸丑以尉君之招客青島，尉君方與周子叔弢譯德儒康德氏《人心能力論》，屬余修飾而潤色之，至次年春而卒業。其書乃康氏答復胡斐蘭氏之論著而作。胡氏印行而發明之者，康氏儒家也，胡氏醫家也，而兩家互論治心以治病之道，沆瀣一氣，若合符節。……尉君言康德之學，與吾孔孟之道，什九相合，此書其一斑耳。」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283。

³⁴ 勞乃宣自訂年譜「甲寅七十二歲」條曰：「青島戰事起，遷濟南小住，又遷曲阜，賃屋寄居。」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57。

³⁵ 衛禮賢英譯《易經·序言》（1923）提到：「當我們的翻譯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恐怖的世界大戰打斷了我們的工作。中國學者各自東分西散，而勞先生和孔家的人有關係，出發去了孔子的故鄉曲阜。雖然在青島圍攻的時期，我掌管中國的紅十字會，我沒有一天不花時間在研究古代中國的智慧，《易經》翻譯還是因此被擱置了。……青島被佔領了。儘管有各種其他的任務，我還是找到時間做譯本的加強工作，但是與我一同開始翻譯的老師如今人在遠方，而且我不可能離開青島。在我不知所措之際，我非常高興的收到一封勞先生的信，他說已經準備好繼續我們被中斷的研究。他回來了，而這個譯本也完成了。我與年邁的大師共度的時光充滿了啟發，只是這段時光太短暫。當這部作品最重要的部分接近完成時，我被命運召喚回到德國，而令我尊敬的大師也在此時逝世了。」Richard Wilhelm,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p. xlv- xlvi.

宿。當他真正到來時，可以想像我心中的高興。於是工作終於完成了。此後，我動身去了德國。在他把遺囑放在我手中後不久，大師於我不在期間去世了。³⁶

1917 年一戰期間，勞乃宣不畏德日交戰的危險而重返青島。在衛禮賢的安排下，勞氏居住在禮賢書院，再次與他講論經義。³⁷兩人的重逢而攜手共同完成《易經》的翻譯工作。不幸地，在 1920 年衛禮賢帶著勞氏的遺囑及其畫像返回德國之後，不久，勞乃宣便於 1921 年辭世，兩人的師徒情誼就此畫下了句點。³⁸

（三）衛禮賢和勞乃宣對孔教的立場

清廷遜位之後，民初政局的丕變也影響到當時的學術發展。在晚清遺老眼中，這樣的情勢演變便象徵了儒學的式微。尤其是在 1912-1916 年間，中國知識界針對儒教國教化的問題而出現了許多的「尊孔」團體。³⁹當時各團體為了道德民風的墮落而請命，實際上只有少數是為了政治復辟而製造理論基礎，以致形成了在尊孔運動中的兩個不同路線。⁴⁰其中，這些圖謀復辟的成員多為晚清遺老，可概分為兩大派，一是以青島為首，一是以上海為據。⁴¹前者以恭王、肅王等重臣為主。後者之中，以瞿鴻禨、沈子培、李梅菴等人為中堅。其中，孔教會於 1912 年 10 月在上海山東會館成立，以康有為擔任會長，陳煥章為總幹事。⁴²該會的〈開辦簡章〉第二條〈宗旨〉明言：「本會以昌明孔教，救濟社會為宗旨」⁴³，在組織上則模仿西方教會，見於第四條〈支會分會〉曰：「於國內各縣皆設支會，各市鄉皆設分會，於外洋各埠亦設支會、分會」⁴⁴。並於第五條〈會員〉曰：「凡誠心信奉

³⁶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S. 173-174; Richard Wilhelm, *The Soul of China*, p. 181; 德·衛禮賢著，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頁 145。按：中譯本原文此處誤植為「老先生」，特此更正為「勞先生」。

³⁷ 勞乃宣自訂年譜「丁巳七十五歲」條曰：「又移家青島，居禮賢書院，復與尉君理講經舊業。」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 59。

³⁸ 勞乃宣自訂年譜「庚申七十八歲」條曰：「在青島，奧國畫師亞文氏來遊華，將摹繪中國有名山水人物，傳示西邦。尉君介畫余像，攜之而去。尉君以歐戰事畢，回國一行，期明年來。」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 61。

³⁹ 民國·柯璜編：〈全國闡揚聖道各會社紀略〉，《孔教十年大事》（太原：宗聖會排印本，1924 年），卷之七，頁 66。

⁴⁰ 日·森紀子：〈民國時期尊孔運動的兩條路線〉，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華民國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下卷，頁 1137-1149。

⁴¹ 清·劉禹生撰，錢實甫點校：〈清道人軼事〉，《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頁 136。

⁴² 民國·柯璜編：〈孔教會紀略〉，《孔教十年大事》，頁 36-37。

⁴³ 民國·柯璜編：〈孔教會紀略：孔教會開辦簡章〉，《孔教十年大事》，頁 37。

⁴⁴ 民國·柯璜編：〈孔教會紀略：孔教會開辦簡章〉，《孔教十年大事》，頁 37。

孔教之人，無論何教、何種、何國皆得填具願書，由介紹人介紹入會」。⁴⁵更甚者如康有為、陳煥章便推動了一股以孔教當作為立國之教的國教運動，把孔子當作一位宗教上的教主，更將儒家視為一種儒教。⁴⁶

實際上，民初政府本欲主張廢除孔教，而此一舉動引發孔教會及其他團體的激烈反對，進而演變為國教運動的興起。尊孔文社成員也表明其反對的立場，在 1915 年 11 月勞乃宣寫給羅振玉的書札便可略知其緣由，其曰：

友人周玉老及劉幼雲諸君來函，言德國尉禮賢君久居中國，於學術流別研究最深，周秦諸子皆有譯本，而獨推尊孔子，如昔所稱服孔子教者。近聞京師人言議廢孔教，以為大戚，約中西學者為「尊孔文社」著書論學，以昌明正學為宗，並登報傳布，暨譯西文，流傳西國。社中須延執筆之人，欲約弟承乏是席，代備居室一所，月贈筆資數十元，周、劉兩君均極力慫恿。⁴⁷

在周馥和劉廷琛的書信之中，他們都提及德儒衛禮賢熟知中國學術流別，而唯獨推尊孔子，服膺於孔子之教。當時，京城內有人倡議廢除孔教，衛禮賢聽聞而感到憂戚，遂邀約中西方學者在尊孔文社裡著書論學，標舉以「孔子之教」為正學，撰文登報以刊行於世，並翻譯為洋文，傳播到西土。再者，周、劉二氏極力勸說勞乃宣為文社執筆而發聲，並且提供其安居之處和撰文的報酬。

是以相較於康有為、陳煥章所興起的國教運動思潮，尊孔文社成員的衛禮賢和勞乃宣卻是堅持反對將孔教立為國教的舉動。對此，衛禮賢說：

有史以來，中國從未設立國家宗教。孔子也從未考慮建立一個新教會。他所期望的不是別的，僅僅是傳承與永恆的上帝意志一致的維護人類社會秩序的重要法則。他從不要求成為某種宗教的創始人。他所希望的僅僅是傳授真理，指明在現實世界維持秩序與和平的道路。……孔子的真正偉大之處恰恰在於，他為所有人開啟了真理的大門，未設任何教會的限制。孔子學派直到今天都忠實於這一榜樣。雖然歷代統

⁴⁵ 民國·柯璜編：〈孔教會紀略：孔教會開辦簡章〉，《孔教十年大事》，頁 37。

⁴⁶ 康有為的孔教為國教的言論，見民國·柯璜編：〈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孔教十年大事》，卷之一，頁 8-13。陳煥章的言論，見民國·柯璜編：〈斥中央教育會破壞孔教之罪〉，《孔教十年大事》，卷之一，頁 58-66；民國·柯璜編：〈中國今日當昌明孔教：尚賢堂講演壬子〉，《孔教十年大事》，卷之五，頁 1-17。

⁴⁷ 韓行方、房學惠：〈勞乃宣致羅振玉書札十六通〉，頁 268。

治者都高度敬仰孔子，但從沒有人想把孔教宣布為國家宗教。這就像沒有人想把空氣或水標誌為國家空氣或國家水一樣。空氣和水無處不在，每個人都可以享用，根本無須考慮他屬於哪個國家或哪種教會。真理也是如此。國家真理原本是沒有的，如果說孔教除了真理之外，未傳授任何東西的話，那麼它根本就不可能成為國家宗教。所有此類設施都有損於孔子的聲譽，都必然會縮小孔子真理的影響範圍。⁴⁸

衛禮賢指出，歷史上的中國從未形成一種國家宗教，而孔子作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也沒有建立任何像西方一樣的教會組織。孔子傳承了維護人類社會秩序的法則，如同西方所謂永恆的上帝意志一般。他不是一位宗教創始人，而只是一位傳授真理的儒者，並為這個現實世界指明了一個符合秩序與和平的道路。而孔子偉大之處在於他不是僅為特定的人開啟真理之門，而是所有人皆可開啟它，甚至沒有所謂教會的限制。因此，孔子學派發展到今日，儘管歷代統治者都非常敬仰孔子，卻也沒有任一朝代將孔教視為一種國家宗教。同時，衛禮賢把孔子及其真理比喻為空氣和水，並認為孔子的真理是人人皆可享用，不分東西方國家或受限於某一教會。因此，孔教所傳授的是真理，並不是具有某種「宗教」的意涵。若有人將它視為一種國家宗教的話，那麼這樣的作法只會損及孔子的聲譽，並且限縮了孔子真理足以影響的範圍。由此可知，衛禮賢反對把孔子視為某一宗教的創始人，並且不認為在中國有發展成為以孔教當作一種國家宗教的傾向。

此外，勞乃宣在〈孔教會演說詞〉裡也清楚地表達了反對的立場，其曰：

三代之衰，聖王不作。孔子以匹夫而起，承道統，刪《詩》《書》，正《禮》《樂》，贊《易》象，修《春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繼往聖以垂萬世。所傳者二帝、三王、羣聖人，繼天立極之道，非孔子一人之道，孔氏一家之道也。道既非孔氏一家之道，教即非孔氏一家之教，則孔教之名，何自生乎？教字之訓為上所施、下所效，本是動詞，引伸之為教人之法，乃為名詞。然宗教之說，古所無也。……凡一宗教之立其道，必異乎當世之政俗學術，而自為一派。入其教者，乃為其教之徒，此外眾人皆不在此列，故不能無教內教外之界限。佛教、道教、耶穌、回教皆然，於是教之一言，遂沿而為黨派之名稱。孔子之教則不然，本乎中國，自古聖帝明王教人之法，以教天下。凡在帝王域內之人，即為孔子之教，所及之人無界限之

⁴⁸ Salome Wilhelm (Hrsg.), Richard Wilhelm, *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S. 224-225. 此段落的中譯內容，見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編：《西學東漸與東亞近代知識的形成和交流》，頁 168-169。

可言。故孔教之教，第可作教人之法解，不可作黨派解也。又宗教之立，必托之於鬼神，以神為教之主，以教為神之屬，奉某神之教，必奉某教之神。孔子之教，則以人道為主，雖亦有祭祀鬼神之禮，乃禮之一端，非教之全體。且所祭祀之神，如天地、社稷、山川、五祀、宗廟之屬，乃國之神，家之神，非教之神。故孔教之教，乃人道之教，非神道之教也。⁴⁹

勞乃宣此一說法是為了端正視聽，以免世人誤入立孔教為國教的歧途，故先以駁斥「孔教之名」而立論。他指出，三代既衰，聖王不作，孔子繼之，以承道統。故孔子刪訂《六經》，述而不作，繼承往聖之學，以流傳萬世。此一道統是前後相承，凡歷二帝、三王、諸聖人而形成的繼天立極之道，它既不是孔子一人專屬的道，也不是孔氏一家所獨傳的道。此「道」既非孔氏一家所獨有，而此「教」也不是孔氏一家所專言。那麼「孔教」之名是從何而來？在勞乃宣看來，「教」字之義本為「上所施、下所效」，表示動作之意，後來「教」字引申為教導人的方法，作名詞之用。實際上，自古以來，「孔教」之名本來就不被視為一種宗教之說。

其次，勞乃宣對「孔子之教」作出釋義。他指出，舉凡世上任一宗教的成立，一定有別於當時的政治學術而自成一派。凡是加入其教派者，便成為教徒，未加入者自然就排除在外，故有教內和教外之別，如佛教、道教、耶穌教、回教便是如此，都有其特定稱呼的黨派之名。然而，「孔子之教」與上述的教派不同，它效法自中國古代聖帝明王的教人之法，而以此教導天下人。因此，凡身處在帝王國境之內的人，便曾知曉孔子之教，而所觸及的人實無類別之限。是以孔教之「教」字的釋義，可以解釋為教導世人的方法，而不能說成是某一種黨派。凡是以宗教立名者，必然涉及到鬼神。以某一神祇作為該教派的創始主，而以該教派作為神祇的歸屬處。舉凡供奉某一神祇的教派，一定有奉以為該教的神祇。事實上，勞乃宣認為，「孔子之教」與任何一種宗教的教派相異之處，在於它並不是為了「神道」而設其教，而是以「人道」之教為主。孔子之教雖然有提到祭祀鬼神的禮節，這僅是諸多的禮節之一，並非是此教的全部意涵。何況這些祭祀對象如天地、山川、宗廟，都是一國之內的神祇，一家之內的神祇，而不是一教之內的神祇。因此，「孔教」的概念對勞乃宣而言，它僅是「人道之教」，而非「神道之教」。

由上可知，勞、衛二氏不僅是反對民初政府廢除孔教的做法，而且也反對那些「尊孔」團體中，將孔教予以宗教化及推行國教運動的主張。他們如此振筆疾書就是為了替孔子之教正名，端正世人的視聽，以避免「孔教」淪為少數人操作的工具，形成一股過度宗教化

⁴⁹ 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166-168。

的國教運動思潮。

（四）以勞乃宣為主的政治復辟之參與

據胡平生的研究指出，就現存的資料來看，民國成立以後，企圖使清廢帝溥儀復位而參與的復辟派人士，有四種背景不同的群體，即宗社黨人、遜清遺老、舊保皇會分子及舊官僚群。⁵⁰清宣統三年（1911年）冬天，革命軍興起，議行共和政體。在尊孔文社的成員之中，相較於衛禮賢未積極的參與此事，勞乃宣則熱切地關注此一形勢的發展，倡議君主共和，反對當時熱議的民主共和，遂撰〈共和正解〉以闡明其立場，並鼓吹保皇復辟。其曰：

夫君主立憲，有君者也；民主立憲，無君者也。古之共和，明明有君，烏得引為無君之解哉？今天下競言共和矣。若依共和本義解之，則今日頒布之君主立憲政體，正與周之共和，若合符節也。……皇上幼沖，專心典學，用人行政，均責成內閣總理大臣、各國務大臣擔負責任，非所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哉！是今之朝局，乃真共和也，共和之正解也。若時人之所謂共和乃民主也，非共和也，共和之謬解也。……若夫正解之共和，則君主居正統之名，以鎮服天下之人心。政府握大權之實，以擔負行政之責任，又有國會處於監察之地位，使不致有跋扈之慮，有周召之事功，無伊霍之流弊，非今日救時之要道哉？吾願今之言共和者，恪守正解，以維君統而奠民生，勿為謬解所誤，致蹈無君之愆，而貽民生之戚，則幸甚矣。⁵¹

勞氏認為，君主立憲保留了君主的實權統治，而民主立憲則是改以人民為主體，廢除君主的統治。相較於古代的共和概念，其實是有君主在上，何以要解釋成沒有君主才對。然而，清末民初政權交替之際，有識之士爭相談論共和。依勞氏的看法，共和的本義便立基於今日的君主立憲政體，其情況正好與上古周代的周、召二公輔政一致。退位的清朝皇帝尚屬年幼，宜留心於典章制度的學習，對於舉國的人事行政可以交由內閣總理大臣、國務大臣等人負責。君主仍然握有實權，這樣的政局才是真正的共和，也是共和的正確意涵。

反觀當時人們所談論的共和是民主共和，其目的是要廢除君主，這不是共和的概念，反倒是誤解了共和之意。實際上，在勞乃宣的觀念裡，所謂正確解釋的共和概念，不僅有

⁵⁰ 胡平生：〈復辟派的背景及其初期活動（1912-1915）〉，據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21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頁1-85，民初政治（三）。

⁵¹ 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142-145。

居於正統的君主，得以威震天下之人心，另有政府專責於行政工作，同時又有國會監察之責，在雙方相互抗衡之下，不容有跋扈之怠慢。如同古代有良臣周、召二公輔政，而無重臣伊、霍干政之弊，這才是今日拯救時局的要道。勞乃宣這樣的宣示與堅持，就是為了極力維護君權的統治，以利國民生。他擔憂於世人為謬說所誤導，而假使真的廢除了君主，恐將貽害人民的福祉。顯然地，勞氏的這些言論有違於當時極欲推翻君主封建的革命思潮。

到民國三年，勞乃宣看到情勢嚴峻，又撰〈續共和正解〉，倡議「還政清室」。並請徐世昌(1855-1939)將〈共和正解〉正續兩篇及〈君主民主平議〉轉呈袁世凱(1859-1916)，致使國內輿論譁然。⁵²勞乃宣在〈續共和正解〉中以主客問答的方式立論，其曰：

客有語予者曰：子作〈共和正解〉於辛亥之冬，其時革命之風方熾，而子謂特為少數無知妄人所煽動不軌，軍隊所劫持。昧者不察，遽謂民主之制可以實行，其實民主之制斷不能行於中國。……今民主制實行三年矣。此三年中，變亂百出，子之說若燭照而數計，是子洵有先見也。……客曰：項城之心，實未嘗忘大清也。革命變起，四方響應，專用兵力，誅不勝誅，故不得已而出於議和，而議和之中，首重優待皇室。其為臨時總統之時，於革黨猶不免遷就之辭，於大清帝后備極尊嚴，且將優待條件列入約法內，其不忘故君，實為眾所共見。特限於約法，不能昌言復辟。幼主方在沖齡，不能親理萬幾，亦無由奉還大政，故不得不依違觀望，以待時機也。曰：信如子言是項城實有不能告人之苦心也。⁵³

勞乃宣批評，民初實行三年的民主制度成效不彰，政局仍然動亂，究其原因地方軍閥與派系皆爭相奪取大總統之位。倘若繼續實行此一制度的話，勢必引發各地豪傑爭權奪位，匪寇群起擾亂，使得政治更加動盪不安，以此直接否定民主制不適合在中國實行。同時，勞氏也提到袁世凱（指項城）先是迫於革命黨形勢而倡議共和。在擔任臨時大總統期間，袁世凱對清朝帝后仍是尊崇擁護，不忘故國君主。然而受到臨時約法的限制他便無法直言復辟。加上清皇室繼位者溥儀（1906-1967）年幼，雖無法親自掌權，也無須奉還大政。兩相權衡之下，袁世凱實有不可告人的苦心。是以勞乃宣在〈君主民主平議〉提到，除了褒揚袁氏尊崇清室之心外，更以「復辟舊朝」與「總統自帝」極力勸說袁氏，欲以達到復

⁵² 勞乃宣自訂年譜「甲寅七十二歲」條曰：「辛亥曾作〈共和正解〉，至是復作〈續共和正解〉並〈君主民主平議〉，主張復辟。作書致徐菊人轉達袁氏，又印行於世。新黨大譁，不得要領而罷。」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57。

⁵³ 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147-151。

辟目的。其曰：

是則民主之制之不適用於中國，已實行試驗，彰明較著，不容諱言矣。長此不變，將來總統之攘奪，必同於今之南美。宇內之擾亂，必甚於昔之六朝五代。生靈塗炭，恐非百餘年所能已也。哀我下民，何辜罹此。然則欲救此禍，非復帝制不可乎！其復帝制也，復辟舊朝乎！總統自帝乎！⁵⁴

由此可見，勞乃宣大力抨擊民主制度的實行，將導致未來總統的爭權，致使國內局勢陷入如同南美洲動盪的政局。若是不改變的話，國內的紛擾，恐陷入猶如中國六朝五代的局面，生靈塗炭，貽害百年。是以勞氏認為，要救國圖存，必須回復帝制，也就是使清朝復辟，總統自稱為帝即可。然而，勞氏這樣的言論在後來局勢的演變下，反而讓袁世凱迫使清廷遜位，情勢驟變。除了有復辟的言論之外，勞乃宣也曾參與復辟活動，此事記載於他寫給羅振玉的書札中。其曰：

國中大局奇變迭生，今夏復辟之舉，一夢華胥，尤堪痛惜。足下遠得傳聞，當必知其梗概，慨喟之情愫必同之。……六月中，曲阜令來說接到山東檢察廳公文轉奉京師總檢察廳電文，以復辟嫌疑名捕十二人，賤名亦在其列。秘以相示，勸之出走，不得已復來青島。前歲來此乃德人尉君相招，適館樓容為講孔孟之道，戰時去之。戰後尉君以未服兵役得免干涉，仍開學校，重見欣然，願以校舍閑屋見假居家，俾仍續理舊業。⁵⁵

事實上，張勳復辟僅讓清帝溥儀在位十二天便告終止，這對於謀劃此事的人而言，可謂是一場幻夢而沉痛不已。當時北京檢察廳嚴查復辟人士，而勞乃宣也被列為十二名嫌疑人之一。所幸在友人秘示公文並勸說之下，勞氏不得已離開曲阜而遠避於青島。一戰之前，勞氏曾受衛禮賢的招請而到青島講學，談孔孟之道。戰後的青島已淪為日本殖民地，衛禮賢以傳教士身分而不受日本軍方干涉，得以繼續興辦學校。是以勞氏再度見到衛禮賢，兩人一方面得以延續《易經》的翻譯工作，另一方面勞氏為了遠避復辟失敗的搜索，得到衛禮賢的援助而暫居禮賢書院。既然復辟之志已成往事，勞乃宣便轉而投身於講學與著書，並且協助衛禮賢完成《易經》及其他中國經典的翻譯工作。由此可知，在整個復辟事件之中，

⁵⁴ 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159-160。

⁵⁵ 韓行方、房學惠：〈勞乃宣致羅振玉書札十六通〉，頁271。

衛禮賢雖然沒有實際參與勞乃宣等人的謀畫行動，不過他以間接的方式從旁協助，為勞乃宣提供一個合適的藏身之處，使得師徒二人可以繼續攻克未盡的學術志業。

三、結論

德儒衛禮賢在華期間將近二十五年的歲月之中，幾乎快把一半的人生都奉獻在中國。在清末民初學術發展的轉變之中，西方傳教士作為一種「他者」（the Other）的形象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the Self）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值得關注的焦點。

首先，辛亥國變之後，新中國誕生，時局動盪不安。民初的知識界湧現許多的「尊孔」團體，為各自的理念而發聲，「尊孔文社」也活躍於此一時期。「尊孔文社」由衛禮賢成立，成員多為遜清遺老如周馥、勞乃宣、劉廷琛等飽學之士。該社經常舉辦講學活動，呼朋引伴，宣揚孔孟之道，並力抗民初政府廢孔教的作為，以及反對康有為、陳煥章所興起以儒教為國教的運動思潮。此文社的主張釐清了「孔教」具有一種非宗教化的本質，而對「孔教」重新作出詮釋，以端正國人視聽。

其次，衛禮賢向勞乃宣拜師，興建藏書樓，致力於中國古代經典與西哲作品的翻譯和出版工作。尤其是師徒二人以「回譯法」攜手合作《易經》德譯本，奠定了衛禮賢晚年在德國漢學界的學術聲望，也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項重要貢獻。此外，該文社成員勞乃宣倡議君主立憲，反對民主共和，撰有〈共和正解〉、〈續共和正解〉、〈君主民主平議〉等，鼓吹復辟，然時勢所趨之下，終究無法力挽狂瀾。衛禮賢雖然沒有參與政治復辟的實際作為，不過他冒險為了勞乃宣提供藏身處所，以維持其生計，兩人儼然成為一個命運的共同體。

衛禮賢兼具傳教士和漢學家的雙重身分，為他行跡中國近二十五年留下了最佳的印記。透過禮賢書院與尊孔文社的設立，這使得衛禮賢走入了青島晚清遺老的知識圈裡。因此，在雙方的互動之中，衛禮賢深刻地理解和考察到新舊中國的不同面貌，同時他也為世人留下珍貴的東西方交流的事蹟及其豐碩的漢學研究成果。

徵引文獻

古籍

- 宋·陸九淵 Lu Jiuyuan 撰，明·王宗沐 Wang Zongmu 編：《陸象山全集》*Collected Works of Lu Xiang Shan*，據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中國思想名著增補》*Supplement in Famous Works of Chinese Thought*（臺北 Taipei：世界書局 The World Book Company，1990 年，影印明嘉靖江西刊本）。
- 清·周馥 Zhou Fu：《秋浦周尚書（玉山）全集》*Collected Works of Qiu Pu Zhou Shang Shu (Yu Shan)*，據沈雲龍 Shen Yunlong 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 Series* 第 9 輯（臺北 Taipei：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Wen Hai Press Company，1973 年）。
- 清·勞乃宣 Lao Naixuan：《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Posthumous Manuscript of Tong Xiang Mr. Lao (Nai Xuan)*，據沈雲龍 Shen Yunlong 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 Series* 第 36 輯（臺北 Taipei：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Wen Hai Press Company，1973 年，影印 1927 年桐鄉盧氏校刊本）。
- 清·劉禹生 Liu Yusheng 撰，錢實甫 Qian Shifu 點校：《世載堂雜憶》*Shi Zai Tang Za Y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60 年）。
- 民國·柯璜 Ke Huang 編：《孔教十年大事》*The Ten Years of Major Events in Confucianism*（太原 Taiyuan：宗聖會排印本 Zong Sheng Hui Typography，1924 年）。

近人論著

- 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Christian Culture 主編：《漢學與神學——基督教文化學刊》*Sinology and Theology: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第 17 輯（北京 Beijing：宗教文化出版社 Religious Culture Press，2007 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編：《中華民國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The Study of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 Thirty Years (1972-2002)*（北京 Beijing：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08 年），下卷。

-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Chinese Cultural Renaissance Movement Committee 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Essay Collection of Modern History in Modern Chinese* 第 21 編（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The Commercial Press，1986 年）。
- 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for Overseas Sinology;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ress and Publication Museum 編：《西學東漸與東亞近代知識的形成和交流》*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Orient and the 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Modern Knowledge in East Asia*（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2 年）。
- 德·吳素樂 Ursula Ballin 著，任仲偉 Ren Zhongwei 譯：〈衛禮賢——傳教士、翻譯家和文化詮釋者〉“Richard Wilhelm: A Missionary, Translator and Cultural interpreter”，據任繼愈 Ren Jiyu 主編：《國際漢學》*International Sinology* 第 12 輯（鄭州 Zhengzhou：大象出版社 Elephant Press，2005 年），頁 12-36。
- 林志宏 Lin Zhihong：《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Min Guo Nai Di Guo Ye: The Adherents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Qing Dynasty*（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Linking Publishing，2009 年）。
- 洪玉儒 Hong Yuru：〈德人衛禮賢中國傳教活動與漢學成就〉“Richard Wilhelm, a German, Missionized in China and Completed his Achievement in Sinology”，《暨南史學》*History of Chi Nan* 第 9 號（2006 年 7 月），頁 1-34。
- 孫立新 Sun Lixin、蔣銳 Jiang Rui 主編：《東西方之間——中外學者論衛禮賢》*Between East and West: A Discussion of Richard Wilhelm b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濟南 Jinan：山東大學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2004 年）。
- 郭漢城 Guo Hancheng：《衛禮賢易學思想研究》*The Study of Richard Wilhelm's Thoughts in Yi-ology*（福建 Fujian：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Master Thesis，2009 年）。
- 郭漢城 Guo Hancheng：《西儒衛禮賢易論舉要》*A Review on Richard Wilhelm's Thinking in I-Ching*（北京 Beijing：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2014 年）。
- 張國剛 Zhang Guogang：〈衛禮賢和法蘭克福「中國學社」〉“Richard Wilhelm and ‘China Institute’ in Frankfurt”，《文史知識》*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第 3 期（1993 年 3 月），頁 70-76。
- 費樂仁 Lauren F. Pfister 著，陳京英 Chen Jingying 譯：〈攀登漢學中喜馬拉雅山的巨擘——從比較理雅各（1815-1897）和尉禮賢（1873-1930）翻譯及詮釋儒教古典經文中所得之啟迪〉“Inspirations from James Legge (1815-1897) and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the Two Giants in the

-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第 15 卷第 2 期 (2005 年 6 月), 頁 21-57。
- 葉隼 Ye Jun: 〈「中德二元」與「易道源一」——衛禮賢和勞乃宣交誼與合作之中國文化背景〉“The ‘Dualism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and the ‘One Origin of Yi and Dao’: The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Friendship and Collaboration of Richard Wilhelm and Lao Naixuan”, 耿幼壯 Geng Youzhuang、楊慧林 Yang Huilin 主編:《世界漢學》*World Sinology* 第 12 卷(北京 Beijing: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3 年), 頁 78-90。
- 蔣銳 Jiang Rui 編譯, 孫立新 Sun Lixin 譯校:《東方之光——衛禮賢論中國文化》*The Light of Orient: A Discu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by Richard Wilhelm*(北京 Beijing: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年)。
- 蔣銳 Jiang Rui: 〈衛禮賢中國觀和傳教活動的影響因素〉“Die Einflussfaktoren auf Richard Wilhelms Chinabild und Missionsarbeit”, 《漢學研究通訊》*Newsletter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Studies* 第 32 卷第 2 期 (2013 年 5 月), 頁 26-32。
- 蔡郁焄 Cai Yuxun: 《衛禮賢、衛德明父子《易》學研究》*The Study of Richard Wilhelm and Hellmut Wilhelm's Thoughts in Yi-ology*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2014 年)。
- 蔡郁焄 Cai Yuxun: 〈衛禮賢《永恆與變化》之《易》學思想與威瑪文化精神〉“The Philosophy of the *I Ching*, Weimar Culture and Its Spirits in Richard Wilhelm's *Constancy and Change*”, 《中國學術年刊》*Studies in Sinology* 第 36 期春季號 (2014 年 3 月), 頁 93-116。
<http://dx.doi.org/10.6238/SIS.201403.04>
- 德·衛禮賢 Richard Wilhelm 著, 王宇潔 Wang Yujie、羅敏 Luo Min、朱晉平 Zhu Jinping 譯:《中國心靈》*The Soul of China* (北京 Beijing: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年)。
- 德·衛禮賢 Richard Wilhelm 著, 秦俊峰 Qin Junfeng 譯:《德國孔夫子的中國日誌——衛禮賢博士一戰青島親歷記》*The Chinese Journal of German Confucius: Record of Dr. Richard Wilhelm's Personal Experience of WW I in Qingdao*(福州 Fuzhou: 福建教育出版社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12 年)。
- 韓行方 Han Xingfang、房學惠 Fang Xuehui: 〈勞乃宣致羅振玉書札十六通〉“Sixteen letters from Lao Naixuan sent to Luo Zhenyu”, 《文獻》*Documents* 第 4 期 (1999 年 10 月), 頁 265-280。
-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ion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llingen Series XIX, 1967).
<http://dx.doi.org/10.1017/S0021911800092706>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Berlin: Reimar Hobbing Verlag, 1926).

Richard Wilhelm, *The Soul of China*, translated by John Holroyd Reece; Poems by Arthur Waley, Maple Shade (NJ: Lethe Press, 2007).

Salome Wilhelm (Hrsg.), Richard Wilhelm, *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Düsseldorf-Köln: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1956).

Ursula Richter, "Richard Wilhelm—Founder of A Friendly China in Twentieth Century German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20,(1991), pp. 153-181.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Zunkong Wensh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Discussion Center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ichard Wilhelm and Lao Naixuan**

Shen Hsinfu

(Received September 30, 2017; Accepted December 14, 2017)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controversy of the nation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expounds the reas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Zunkong Wensh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ts core members,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and Lao Naixuan (1843-1921). With reference to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letters, this study tries to outline their effort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Zunkong Wenshe*, and to explain the rationale behind specific activities at that time.

Since the late Qing regime collapsed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some of the intellectuals who refused to serve the new regime fled to the concession territories and got involved with the controversy about the teaching of Confucius in the new China. At that time, Richard Wilhelm, an A.E.P.M. missionary, took Lao Naixuan as his teacher and set up the *Zunkong Wenshe*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traditional spirit of Confucianism, and gathered with the like-minded intellectuals such as Zhou Fu and Lao Naixuan in Qingdao. They aimed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ern cul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Richard Wilhelm and Lao Naixuan in the *Zunkong Wenshe*, delineating their activities, such as lectures,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positions about teaching of Confucius, and political restor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show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can provid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o the changes in academic trend through the Qing-republican transition.

Keywords: Teaching of Confucius, Richard Wilhelm, Lao Naixuan (勞乃宣), *Zunkong Wenshe* (尊孔文社), A.E.P.M. missionary